

平等閣記

函一
四冊

08038

乙丑夏

平等閣筆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凌雲仙子

平等閣筆記

庚子冬間。余由日本至朝鮮。凌冒冰雪。跋履遼瀋。間關至京師。凡可悲之境。可憤之事。可憫之人。接于耳目。觸于心者。一一隨筆記錄。以備遺忘。丁未春時報館被災。此稿已成灰燼。今依前例續行記存。雖短書野乘。無當閎旨。然風會升降。時局變遷。有可觀焉。

庚子之役。京師千百年積聚。盡爲外人所得。大內爲日兵所守。其中列代重器。尙得無恙。其小件易携之物。各國人之入內游覽者。往往竊之出。計所失過半矣。三海子爲各國分據。北海子仙人掌下之北圓廊一帶。爲法兵據守。其東北各處則爲英據。中海子玉簫橋西南一帶。如紫光閣等處。皆爲德據。儀鑾殿爲日據。三海物蕩然無存矣。惟儀鑾殿中重器則均尙在。辛丑夏六月。某帥請于日人。借此殿避暑。日人難于却之。其月即被焚。當時殺華人之爲僕役者多人。謂其盜物縱火。據日人

告余云。其中重物。早爲人移去。移物者縱火滅迹。然則被殺之華人。可謂冤矣。

兩宮西巡後。南城各處。歌舞太平如故也。余曾有卽事六絕。末一首云。太平歌舞尋常事。到處風飈五色旗。家國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蓋紀實也。向例婦女不得入戲園觀劇。未回鑾前。所有大家宅眷。咸趁此時會。爭赴劇場。粉黛盈盈。座爲之滿。待薄暮歸車。輒爲洋兵所攔。受辱者不可以數計。聞有一婦。道出某處。爲守門德國兵所止。驅之下車。婦旣下。忽一德兵遽牽其腕而調之。婦大怒。以手舉車凳擊德兵。德兵受傷却退。婦乃乘間登車。急揚鞭馳去。

又某國武員。招數妓侍酒。悅一姬。使譯者傳語。欲留侍一宵。不吝纏頭貲。姬曰。吾雖爲妓。決不肯失身於外人。譯者以告。武員怒曰。不從者死。乃拔刀置案上。妓憤然奪刀於手曰。今日必死一人。武員懼而遣之。且

曰。吾見支那官吏多矣。不意乃有此妓。

又西華門外某氏婦者。頗有姿色。俄兵闖入。欲恣行強暴。婦不可。乃以繩縛其手足。遂被辱。兵去。婦語家人曰。吾必雪此仇而後死。家人懼更益禍。力阻之。婦不聽。親赴俄統將處呼冤。統將曰。必非吾營中人。特爾誤認耳。婦憤甚。以頭觸柱。血迸流如注。統將大感動。乃曰。吾悉召營中諸兵來。爾可自認之。一時許。俄兵咸集。乃以佩刀授婦曰。果有其人者。任爾自殺之。婦接刃四顧。疾趨至一兵前。揮刃斷其首。乃回顧語統將曰。謝君厚意。吾目瞑矣。卽自刎死。聞此婦平時柔弱。如不勝衣。不意一旦遇難。憤氣雲涌。若負大勇者。亦可謂巾幗中之奇女子矣。惜言此事者。不肯道其氏族。實則若此婦者。且可爲吾國光。又何庸諱焉。

哀莫大于心死。痛莫甚于亡恥。夫城郭墮。社稷墟。父老爲牛馬。妻孥作婢妾。此痛何如也。然迫于時勢之不獲已。覩顏求活。君子亦姑諒之。若

聯軍入都之時。順民旗幟。編懸門巷。單食壺漿。跪迎道左者。不勝指屈。
（其時朝貴衣冠鼓樂。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師者。綦衆今悉諱其名）
猶得曰爲保護資產身家計。無可奈何而出此下策。並非真心之愛戴
他人也。迨內城外城各地爲十一國分劃駐守後。不數月間。凡十一國
之公使館。十一國之警察署。十一國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輝煌。皆吾
民所貢獻之萬民匾聯衣傘。歌功頌德之詞。洋洋盈耳。若眞出于至誠
者。直令人覩之。且憤且愧。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又順治門外一帶。爲德
軍駐守地。其界內新設各店牌號。大都士大夫爲之命名。有曰德興。有
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豐厚。德長勝等。甚至不相聯屬之
字。而亦強以德字冠其首。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而英美日義諸
界。亦莫不皆然。彼外人詎能解此華文。爲歌頌之義。而喪心亡恥。一至于
斯。故余仿古謠諺。撰都門卽事絕句。有匾聯輝耀張金屋。衣傘踴躍

映彩旗。處處壺漿低首拜。原來十國盡王師。排外原非歷史恥。勞師毋乃國民羞。耶君熱血儂清淚。枉作無情江水流。卽指此也。

頤和園內各處。皆一空如洗。佛香閣下排雲殿內。什錦櫺數十座。高接棟宇。均存空格。可想見當時。其中陳列之品。蓋不知凡幾。各國游客。皆爭取一二物。謂留爲紀念品。遂至壁間所糊之字畫。窓間彫刻之花板。亦瓜剖豆解矣。惟餘后常臨幸之一院。爲某國統兵者所居。游人不得入內。其中陳設。尙留存未携去也。前明所遺之重器寶物。本全儲大內。高宗時常幸三海。乃擇所喜之各物。移列三海各處。凡本朝所收聚之物。大都在是。其中美術書畫碑冊金石。不可以數計。頤和園中。則碧犀寶石翡翠珠寶等件居多。近數十年。各督撫臣工。搜剔民間寶物。悉入此中矣。嗟乎。圓明之劫。繼以頤和。是何異歛全國之精粹。聚而殲之。較之殺人盈野者。其慘益劇。其痛彌永矣。

紫光閣內。書籍狼藉遍地。壁間尙張掛左文襄平回。李文忠平捻等圖。至樓上之列代功臣像。則不知尙存否。因梯已毀。無從登視也。

瀛臺在南海子東南角。池水環繞。堤邊有大柳數株。有平橋可通。時駐守之某國兵。方撤移他所。偕日友得入內拜觀。正屋兩進有樓。四面廊房圍抱。滿地皆西兵殘毀之跡。欲認德宗燕寢之屋。無從知之。惟見紙壁間有萬念俱寂。惟聞鳥聲八字。此時西兵移出未久。想非游人所書也。

大刀王五者。鏢客也。案以義俠稱。譚瀏陽重其人。與訂交焉。庚子拳匪肇亂。京官眷屬。藉其保護出京者數百家。及事亟。五終日皇皇。奔走于所識士大夫間。謀所以匡救大局之策。時人心憂虞。迄無應者。迨聯軍入京。五見西兵之無禮日甚。輒與其徒數十人。日以殺此輩爲事。十一月某日。有石某之宅。爲西兵圍困。五經其地。憤與之鬥。手殺數十人。繼

以中彈過多遂被執。西人以爲義和團之餘黨也。鎗殺之棄其尸。而不知其爲五也。時劉鐵雲設平糶局于東華門外。附設一瘞埋局。專掩埋無主尸骸。以沈愚溪主其事。明年正月。乃收五尸葬之。且樹碣誌其地。今無人知其處矣。愚溪嘗語人曰。五死累月。天寒尸未腐。嚼齒怒視。目光炯炯如生。猶可想見當時憤鬥之狀云。

義和團中女子。名曰紅燈照。亦有能嫺技擊術。故爾傾動一時。有翠雲孀者。不知其姓氏。山左產。年十七八。風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踪幾徧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可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爲人所誣陷。被拘入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不許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往冤誣人。吾每竊竊不能平。然尙容人辯訴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之意。無何

義和團起。女喜勸父往投之。得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位次頗崇。錫以翠雲孃名號。書之旗幟。所至恆揭以行。女自是裝束頓易。周身綾錦。衣履一碧。而貌益豔麗。見者輒疑洛水神姝。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有類盜賊。頗憂之。然大勢所趨。獨力亦莫能挽救。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人咸願效死。遂與某國兵巷戰。竟日。西兵死傷者頗多。女部下人亦傷亡畧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後團中領佐大半爲西兵嚮導。或爲僕役。且藉西兵之勢。劫奪戕殺。無惡不爲。女慨然曰。吾誤與此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瀦也。乃密約會飲于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綦多。女遂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國亡。皆若輩之罪。吾謹以若輩謝天下。劃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記者曰。苟世界未臻于大同之時代。排外之念。何國蔑有。女子且然。

則亦無衣同袍之賦也。攷斯念之由來。莫不始于受外人之威迫。積忿不能平。實逼處此。思一旦得當以報。遂幾至國成坵墟。則以烏合之衆。首鼠兩端。無真氣以貫注之之故爾。此翠雲娘所以歎惜痛恨不已者也。明正其罪。一雪此恥。宜哉。

京師御者高七。性兀傲好鬥。鬥必以勝爲快。少經撓挫。則終日尋讐不休。必至勝乃已。以是人多畏之。亂後爲某國公使御者。擁蓋策羸。意氣頗自得。一日出前門。路窄不能方軌。適前有一老者策笨車。逡巡不進。高七怒目叱之曰。誰何之車。乃阻人道。不速行。將鞭汝。老者唯唯微哂曰。此却爲我自己車。非他人車也。汝今日藉外人之勢以鞭我。我安敢不順受。其語頗雋利。高七無以應。挹挹不樂。越數日。卽入西山某寺。剃度爲僧。僕人李升。與七爲戚屬。曾携其子往西山視之。見七端居一暗室。閉目趺坐。問之。始終無一語。此御者能言下立悟。登時放棄一切。其

根氣自必非凡。遠過千晏子之御。僅以大夫終也。

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立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目心傷。夢魂鬱悒。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澹素。冷月凝暉。寒山蹙翠。携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釭香擁翠裘輕。誰爲拋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云。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翦翦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旂。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尙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認。噫嘻。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此則本被焚以飲水室詩話轉錄得以留稿附存於此。

聯軍未破京城之先。有聞城嘯者。有聞鬼哭者。凡遇兵燹之際。多有此種變異。相傳髮逆亂時。災兆尤多。吾向甚疑之。以爲眞也。則殊不經。以爲妄也。則聞者甚夥。言之鑿鑿可徵。儒家有言。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現乎著龜。動乎四體。其前知則歸之至誠。佛氏則謂一切皆由心造。理實相契。無足異也。昨歲桂君伯華寓余家。暇時相與論鬼。伯華云。凡遇秋審決犯之前。往往夜聞鬼哭。行軍時將有覆敗。軍中亦時聞鬼哭聲。卽彼軍中將士之將罹此難者。亦同聞之。此卽死者本身之魂也。人之本心。彌滿虛空。因有妄念。卽我心。心量日狹。小神通日薄弱。依報。卽境界。正報。卽身。均日變日劣。然每遇禍難之將至。冤懟之直逼而來者。本心已覺。而外心則尙屬茫然。若有一物遮蔽之。故不能深喻耳。然于未經此等災難之先。其人之神經。亦必不寧。更可以淺事相喻。嘗夏夜偶裸臥。右手爲風露所侵。冷澈肌骨。此手遂全失知覺力。及

醒時直不知此手爲己手。幾疑爲鬼手矣。本心之不覺。亦復如是。此卽所謂心外無界（日本人所謂無空間）也。其論至爲精當。

伯華又云。上節所喻心外無界之理。可破世人一般之迷惑。至心外無世之理。（日本入所謂無時間）亦可以譬喻明之。華嚴所謂立地成佛。何謂立地。蓋凡人發決定心之後。則長時與短時。無少差異。譬如鄉會試入場三日。出場時。不自覺其爲三日也。如一日然。所以然者。以其心之專一于作文。而不覺其時之久。作文之心尙係妄心。己能如此之專定。彼眞定者。則無暫無久。萬劫如剎那。剎那如萬劫。無所謂過去。無所謂未來。亦無所謂現在。立地者如此。彼覺時之悠久者。乃妄心之遷流。而生此種種現象者也。足見世界者。乃凡夫之執着所成。確有明徵矣。至于外道之幻術能變化。如辰州符催眠術之類。皆本心中自具之功能。偶現一二而已。若具言之。諸佛菩薩神道皆本心所自有。明心見

性之後。自然呈現。並非由外而得。此卽心經所謂無智亦無得是已。

曰三界唯心。曰一切唯心造。疑之者。謂茫茫世界。種種形色。何處可求心造真實之憑據。是說也。初無以難之。去夏日人中溝氏。來滬傳演催眠術。且授徒焉。時被催眠者。兩手各持一箸。中溝氏語之曰。左手者爲紙枚。右手者爲火柴。于是以兩箸相觸。火立出而箸爲之焦。其徒詰其出火之由。中溝亦茫然。不自知其故。蓋彼知其當然。而莫知之所以然也。余曰。此卽可以爲一切心造之真實憑據矣。佛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火者。四大之一也。今僅以催眠術小試之。催眠術士與被催眠者兩人之心相接觸。一誠感注。謂其爲火。則火逕生焉。審是而火爲心造之真實憑據得矣。又聞之中國術士。每演術時。必潛心默念傳法之人。以致其誠。然後乃能著效。此則與催眠術同一理也。不然。世界中種種可疑可怪之術。眩人心目。而近世科學家。既無從解析。格致家又無法以

化驗。非世界中大惑不解之奇事乎。今得證明此一切心造之至理。則種種疑怪之事。無不迎刃而解矣。

催眠術能驗一切唯心之理。前已發明確有證據。善此術者。直能見人所不能見。聞人所不能聞。譬若他人懷中儲藏一錢。可以知其長短針所指之處。不爽分毫。日本人卽譯以內典天眼通天耳通之名。（佛經有六通之名曰天眼通曰天耳通曰他心通曰宿命通曰神境通曰漏盡通）是催眠一術。特徵發其端耳。催眠術士。又能令被催眠者。無論何地。皆可應念而赴。雖光電之速率。相去猶彌遠矣。蓋遠近者。亦唯心所造也。蒙莊有言。風憐目。目憐心。其亦知此理也夫。又聞日人往年與俄開釁時。亦恒用此術以偵敵。據云。敵中情狀。可得十中七八。然亦不敢盡以爲可據。因有時或偶爲砲聲及他種之異響所驚悚。則被術者神魂爲之震蕩不寧。不無偶然之錯誤耳。此亦習其術者。尙未精熟之

故也。如此則諸根互用。遠近無方。一多相容之理。又得實驗矣。我佛云。誠不吾欺也。

比來歐洲哲學家。多購求全部藏經。殫力研究。而德意志學者爲尤甚。夫世界真理。不但不可說。且亦不可思議。又豈人間世之文字。所能道其髣髴乎。今歐人之購取內典。又幾經不諳佛理譯人之手。輾轉繙譯。則亦安能遽達此奧義。然則佛教之大昌明于此世界中。其尙在千百年後乎。友人桂伯華。近與楊仁山先生。謀設佛教學堂。且擬擇生徒之尤慧者。兼習歐洲文字。以冀佛學之西行。偉哉此舉也。

吾深有周孝子傳者忘其名。爲人傭工以養母。偶母病。孝子赴市購藥歸。見隣居火發。巷口已爲火封。其家直在火窟中。孝子乃奮身躍入。越火屋兩重。竟負母出。以勢論之。宜萬無生理。而孝子衣裳髮膚。竟無纖毫灼痕。可謂奇矣。據孝子自云。當躍入火窟時。心中但知有母。不知有